2006-05-16

文學史上最艱難意外的學術成果 －－沈從文和他的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

黃碧端 【聯合報】

1961 年，夏志清教授的經典大書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（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, 1917-1957）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。夏氏在書中大膽地把沈從文（1902-1988）的地位提到幾乎魯迅同等的高度（另兩位因夏氏的春秋之筆，站穩了文學史地位的作家，是張愛玲和錢鍾書）。但全書雖然以 1957 為界，實際上書中對沈從文作品的評述，到一九三、四〇年代便戛然而止了。1949 年天翻地覆的政治變局切斷了很多作者的創作生命，但像沈從文這樣全然中止的，還是少有。

寫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時的夏志清，顯然無從知道，當時的沈從文正在極度困難中孕育著另一個不同的寫作生命：一本二十年後才終於要面世的文化史鉅著，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，這時已提綱起筆。但夏氏對好作者觀察的敏銳，卻使他一眼看出：

沈從文雖然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無聊墮落，感到深惡痛絕，但也拒絕接受馬克斯式的烏托邦夢想。因為這種烏托邦一旦實現，神祇就將從人類社會隱沒。他對古舊中國之信仰的虔誠，在他同期作家中，再也找不出第二個。

正是這種對「古舊中國之信仰」，在時代的巨大變革面前，帶給沈從文的恐懼和痛苦顯然比其他作家更立即也更強烈。

1949 年，許多在二十年後文革來到時走上自殺之途的作家，這時正歡欣歌頌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來臨。然而沈從文已在給丁玲的信裡這樣自剖，「個人由於用筆離群……涉於公，則多錯誤看法……；涉於私，即為致瘋致辱因果。為補救改正，或放棄文學……但要說即能十分積極運用政治術語來表示新的信仰，實在一時也學不會。」這個「學不會」也顯然沒積極想學的沈從文，感受到思想桎梏的巨大壓力，卻連家人也不能理解，因而在 1949 年曾試圖割斷喉嚨自殺，幸而送醫獲救。

沒死成的沈從文，從此告別了文學之路。在幾乎四十年後，1988 年，如果沈從文不是在當年五月忽然病逝，那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相當篤定是要頒給他的。果然等到這個獎的話，於沈從文，恐怕有如滄桑夢幻；於諾貝爾獎，則會是空前絕後的一次頒給四十年無創作的作者之舉了。